

《马克·吐温夏威夷来信》中的 文学地图与社会表征

侯 杰

【摘 要】由文字构成的借喻性文学地图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表征,具有锚定和具体化等社会表征的运行机制,在被构建的“真实性”的保护下隐秘地为权力话语服务,参与空间秩序生产。通过分析马克·吐温在《马克·吐温夏威夷来信》等早期游记作品中绘制的文学地图,可以剥去这层“真实性”外衣,揭示作为社会表征的文学地图如何对他者、民族身份和国家空间发挥建构作用,并揭示吐温的夏威夷文学地图如何为美国之后占领和吞并夏威夷群岛奠定了话语基础。

【关键词】文学地图;社会表征;锚定;具体化;建构

【作者简介】侯杰,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天津),2024.5.138~14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197);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21YZA752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WW054)。

1866年3月18日,马克·吐温(后文简称吐温)以记者身份乘坐美国第一艘跨太平洋商业蒸汽船“阿贾克斯”(Ajax)号到达夏威夷,在群岛上逗留了4个月零1天,为美国西海岸最具影响力的《萨克拉曼多联合报》(Sacramento Union)发回25篇书信报道。这些书信后被结集出版,即《马克·吐温夏威夷来信》(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下文简称《来信》)。这些书信共同绘制了一幅广义的、由文字构成的文学地图^①,“能够表征社会空间和主体所在的世界,具有类似地图绘制功能”^②。作为“地图绘制者”^③,吐温对夏威夷进行了勘测并且巧妙地将经纬度、数据、表格等科学制图元素融入了描写和叙述之中,成功绘制了一幅颇具“真实性”的夏威夷文学地图。然而,这幅夏威夷文学地图的“真实性”只是为了迎合美国读者被建构出的“真实”。“吐温受聘《萨克拉曼多联合报》出行夏威夷时带有明确的商业目的,希望通过报导引起加州投资者和消费者对夏威夷糖业发展的关注,将夏威夷打造成美国商业和旅游业发展

的突破口,迎合美国大众现有的认知和幻想”^④。吐温凭借这些书信报道以及相关演讲成功地完成了《萨克拉曼多联合报》交给他的任务,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夏威夷热,人们“称赞吐温的文字轻松、自然,将幽默、教化和信息结合起来,传达了书本上无法获得的关于夏威夷群岛的第一手资料,称他为群岛的‘未来历史学家’”^⑤。

吐温如何建构了这种“真实”,如何让美国人迅速接受了这些陌生的太平洋海岛并且趋之若鹜?社会表征理论^⑥对揭示此现象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深刻的启发。根据社会表征理论,当有陌生的事物或者思想出现时,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s)会通过锚定(anchoring)与具体化(objectifying)两个过程/两种运行机制将这些异质的思想纳入原本存在的社会表征当中去。“第一种机制力求锚定陌生的思想,将它们纳入普通的类别和表象之中,并将其置于熟悉的背景中……第二种机制是具体化,使抽象的事物变得具体,将头脑中的概念变成物质世界

的客观存在……这两种机制使非相似的事物变得相似”^⑦。利用锚定和具体化两种运行机制,吐温的夏威夷文学地图有效拉近了夏威夷和美国在地理上和心理上的距离,并且成为19世纪美国社会表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作为“客观事实”普遍接受,为美国将夏威夷划入美国国家版图推波助澜。

一、“真实性”:作为社会表征的文学地图

由于作家地图绘制般的叙事方式,文学地图通常如地图一样带有客观、真实的色彩,比如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如果都柏林突然消失了,人们可以根据这本书再建一个”^⑧。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地图功能可见一斑。如果其“真实性”被普遍接受,就会对个体和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是社会表征的重要特点。社会表征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成员所共享的观念、意象、社会知识和社会共识”^⑨,通常被社会群体以“常识”或“真理”所接受。但是,社会表征这种先在的“真实性”乃是“社会各群体力量博弈和建构的结果,被一代又一代成员近乎同质地共享着,规约个体的思维、情感及行动”^⑩。那么,同样具有“真实性”的文学地图本质上是不是社会表征?

此处的文学地图特指“借喻性”文学地图,主要指作家在文学作品中用文字绘制的、比喻意义的地图。虽然借喻性文学地图研究者将所有作家的写作都视作制图行为,将各种叙事都看作是制图工程,但是一些特定的文类和文学作品具有更加鲜明的文学地图特征。^⑪它们更加执着于追求一种类似科学制图的“真实性”,并且像地图一样发挥建构作用,能够将任何空间固定在经纬网格之上,使其成为霸权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变得可到达、可占领、可管理。旅行叙事是此种文学制图工程的典范,其中通常包含大量的插图、地图和摄影作品,因此被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当作文献史料按需征用,被视作有关异域的“事实”和“真相”。《来信》不仅属于此种旅行叙事,而且是以书信和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可谓“真”上加“真”,为揭示文学地图的社会表征本质提供了理想范例。

借喻性文学地图本质上是社会表征,其主要原

因是:虽然它们是个体作家创作的结果,但是作家使用的却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文字符号和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象所指,即便描述的是个人情感和经历,仍旧具有社会意义,代表群体利益。因此,借喻性文学地图通常是作为社会表征在发挥作用,承载着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嵌入的载体,其内容取舍和符号再现都是人类建构世界的重要方式。以19世纪美国旅行叙事为例: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旅行叙事在美国蔚然成风,体现了当时美国官方和民众普遍具有的国家扩张倾向。吐温之所以能够凭借《来信》声名鹊起,从默默无闻的小记者一举成为“太平洋海岸大名鼎鼎的人物”^⑫,正是因为他的夏威夷文学地图顺应了19世纪美国国内主流意识形态鼓吹的“明确使命观”(Manifest Destiny),成功构建了一种夏威夷“真实”。通过分析这种“真实性”可以进一步揭示吐温夏威夷文学地图的社会表征本质。

《来信》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力求“真实”,虽然这种“真实性”只是权力建构的产物。太平洋曾经是世界地图上最大的空白,几个世纪以来航海家们为各自代表的国家利益在这片汪洋之上开创了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网络,太平洋逐渐以欧洲制图学的形式被呈现出来。吐温在《来信》中绘制的文学地图后来居上,帮助美国进一步加入了对太平洋的建构和对亚太利益的争夺。这幅夏威夷文学地图极尽所能地标榜自身的“真实性”,在当时被认为是对夏威夷社会和地理现实的忠实再现,然而其表面上对“真实性”的追求不过是建构了一种科学和客观的假象,从而掩盖自身的社会表征本质和意识形态属性。《来信》在形式上极具“真实性”,既是旅行游记,又是以书信形式发表的新闻报道。书信常因其私密性给人更加真实的暗示,而求真则是新闻报道的首要原则,两者巧妙结合后取得了绝佳的真实效果。虽然客观真实是新闻报道的最高准则,但是《萨克拉曼多联合报》在雇佣吐温时却有着明确的商业目标,即吸引美国人到夏威夷去,从而打开美国和夏威夷之间的商业、旅行通道。吐温不负众望地完成了此项任务,他的报道和演讲成为美国人了解夏威夷的重要途径。此种成功既源于《来信》形式上的“真实

性”，又与吐温地图绘制般的叙事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吐温对自己所到之处、所见景物都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记录，“这些景物至今仍旧是夏威夷岛上的地标”。作为一位不知疲倦的旅行者，吐温到达夏威夷后立即在船只停靠的瓦胡岛(Oahu)开始游览，参观了邻近的毛伊岛(Maui)，爬上哈拉卡拉(Haleakala)巨型火山口，观看伊奥谷(Iao Valley)。随后他乘帆船到科纳海岸(Kona Coast)，在大岛(Big Island)南端航行，并且在威奥因努尔(Waiohinu)种下了一棵后来长到很高的猴菜树(Monkeypood tree)。之后吐温到达了基拉温(Kilauea)火山区。参观了哈马库亚(Hamakuia)地区的蔗糖厂后，沿着瓦皮奥山谷(Waipio Valley)的深峡谷骑行，穿过怀米亚(Waimea)高原，在卡韦哈伊(Kawaihae)搭乘小汽船基拉韦亚(Kilauea)，最终返回瓦胡岛的首府檀香山(Honolulu)。这段以瓦胡岛为起点和终点的封闭线路以及沿途的标志性景物共同构成了吐温夏威夷文学地图的轮廓和结构性坐标。

其次，在这些书信中，吐温不但详细记录了夏威夷各处景观，还对当地蔗糖种植园的规模、产量、利润、生产工艺、耕种方式、劳动力使用等方面的数据进行了记录。如同制图学凭借着数学法则和科学测绘跻身于“客观真理”一样，这些精确的数据和表格也给《来信》赋予了可信度和科学性。实际上，这种做法不过是将夏威夷生动鲜活的生活空间抽象成静态、二维的表格和数据，用貌似客观真实的数据掩盖了权力之间的博弈。在这种将“生活空间”(lived space)转化为“构想空间”(conceived space)的过程中，《来信》具有与地图绘制同样的“真实性”和空间生产作用。

最后，为了增强《来信》中夏威夷文学地图的“真实性”，除了运用数据和表格，吐温对时间和地点也做了精确记录，尤其对经纬度进行了大量使用。此处仅举一例，在第15封信“海上燃烧的快速帆船霍耐特号”中，吐温写道，“灾难后的清晨5点，这艘船沉了下去，位置为北纬2度20分，西经112度8分”^⑩。这些点缀在文字中的经纬度数字不但有力地凸显了作品的“真实性”，也增加了《来信》的地图色彩。经纬

度概念是制图学的基本要素，被人们当作“真理”或者“常识”所接受，但是在批判性制图学^⑪看来，制图学走向“科学化”的直接动力乃是领土扩张和文化控制的需要^⑫。经纬线的设定看似客观科学，但是将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原址那条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的制图规则也不过是借助科学之名排除异己的结果。马修·埃德尼(Matthew Edney)在提及英国帝国主义制图学时特别指出，“地图能够定义帝国本身，赋予帝国领土完整性，并且促成其基本存在”^⑬。换言之，帝国主义制图学利用经纬度等概念对土地进行编码，从而掩盖遥远殖民地的异质性和混杂状态，使其变成同一的、抽象的、工具化的空间。因此，利用经纬度这种科学制图方法，吐温一方面很好地隐藏了自身的意识形态性，达到了客观、真实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将抽象的网格覆盖于夏威夷之上，创造了征服和管理夏威夷的知识。

《来信》之所以在美国市场大受欢迎，是因为这些书信符合当时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所期待的“真实”，为美国国内盛行的“明确使命观”提供了佐证。在吐温笔下，夏威夷人有着深棕色的皮肤，“热带阳光和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变得相当懒散”^⑭，是有着“不可思议丑陋比例的骗子”^⑮，是“在街上狂奔高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人”^⑯。1866年10月2日吐温在旧金山发表了广受欢迎的演讲，他指出，“你们终有一天会占领这些岛屿，你该明白你会有什么样的选民”^⑰。吐温对夏威夷人的刻板描写与早期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的殖民话语一脉相承，都将夏威夷人与“未开化”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无法管理自己的岛屿，亟需美国文明的拯救。

此外，这种“真实”通常混杂着一丝猎奇(exoticism)心态，是对文化差异的“商品化”：“奇异性(exotic)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特定人群、物体或地点固有的特征；猎奇是一种美学接受方式，它使人、物体、地方变得奇特。”^⑱《来信》中吐温对“真实性”的追求也带有浓烈的猎奇色彩，他“把土著妇女的身体和逝者的遗骨都变成了异国情调的代表，殖民欲望的投射地”^⑲。在被异域化和商品化的过程中，夏威夷

夷女性甚至被色情化,她们跳“淫荡的草裙舞”,“穿着不得体,浑身都是油和花”。^②时至今日,“草裙少女”仍旧是夏威夷旅游业营销中的标志性形象。然而,草裙舞背后的夏威夷文化却鲜为人知,“草裙舞不仅是一种舞蹈,它更是一种夏威夷宇宙学,是一种对地方和身体象征性的、具有表现力的模仿”^③。更有甚者,夏威夷公共墓地沙土中掩埋的尸骨竟然成为了游览者的纪念品,吐温与其同行者很遗憾只找到了“胳膊和大腿等部位的骨头……头骨是最珍贵的,但它们已经被之前的拾荒者拿没了”^④。这些叙述将夏威夷文化“包装”成了具有异国情调的“商品”,本质上仍是殖民主义在作祟,将夏威夷土著居民视为与美国文明相对的他者,符合殖民者想象的“真实”。正如桑契兹—阿斯(Sanchez-Arce)所言,“真实性同他者一样,都是被建构的结果”^⑤。只有遵从这种“真实性”去讲述,此类游记作品才能获取市场成功。“拥有话语权的听众、具有霸权的人群”会把一些人看作特定群体的代表,从而对他们提出真实性的要求。^⑥在这种霸权话语的压迫下,“真实”等于谎言,“真实性”也不过是帝国主义社会表征的外部伪装。

二、锚定和具体化:文学地图的运行机制

在“真实性”外衣的保护下,文学地图具有同社会表征一样的运行机制,能够通过锚定和具体化介入个体认知过程,从而建构社会符号系统,与权力话语相互建构。借助社会表征理论中的锚定和具体化概念,我们可以分析吐温的文学地图如何将夏威夷引入美国人的共同意识和认知地图,从而进一步揭示文学地图的社会表征本质。锚定是吐温夏威夷文学地图发挥作用的一种重要机制。“锚定过程就是将我们所感兴趣的、异质的和不甚熟悉的事物纳入到我们特定的分类系统中,并把它当作我们认为合适的一个类别的范例”^⑦，“它通过命名和分类等将新事物转化为熟悉的事物,以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⑧,其过程中存在着权力的嵌入和更迭。简言之,“锚定就是去分类和命名事物,不能被分类和命名的事物是异质的、不存在的,同时也是危险的”^⑨。

锚定机制发挥作用首先要对事物进行分类。“分类的意思是我们将它限定于一套行为和规则的范围之内,从而规定什么样的事物能够获得所有人的认可而进入到这一类别中,什么样的事物不能”^⑩。在《来信》中,吐温将遥远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划入了美国势力扩张的范围之内,将夏威夷视为美国的新边疆,并且进一步将夏威夷归类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必争之地。夏威夷素有太平洋“心脏”之称。虽然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中心城市仍然在伦敦、巴黎和纽约,但是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文化和商业结构已经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西部边疆开发殆尽的美国将势力进一步向亚太地区推进,夏威夷作为美国进入亚洲的中转站,成为连接美国本土与亚太廉价劳动力资源、物质资源和广大潜在市场的主要通道。可以说,在加利福尼亚和亚洲之间,吐温为美国谋取“东方财富”开辟了一条海上通道,他的夏威夷文学地图好似一幅允诺财富又暗藏玄机的藏宝图,对美国人有有着不可抗拒的召唤。他在第23封来信中写道:“我们现在发现了真正的西北通道,发现了真正也是唯一通向东方财富宝库的通道,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⑪早在吐温到达夏威夷之前,教士传教、商业贸易等活动已经将夏威夷王国拉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吐温的文学地图进一步将夏威夷锚定在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坐标体系中,加速了夏威夷的美国化进程。

在锚定机制对陌生事物进行分类时,通常还会“把客体与原型相比较”^⑫,原型能够帮助人们创建类别,有时候我们将某事物划入某个类别并不是一个客观、理智的过程,而是带有主观的期盼和愿望,因此有时是“裁决先于审判、结论先于原因的”^⑬。吐温以美国国内最大的蔗糖产地路易斯安那州为原型将夏威夷归类为理想的蔗糖种植园开发地即是如此,是带有明显主观愿望的分类方式。美国内战之后,蔗糖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急需新的蔗糖供应地。在此背景下,夏威夷被描绘成了有“充足光照和丰沛降雨”“每英亩土地平均糖产量为两吨”的产糖圣地,“远远超过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和其他产糖国家”。^⑭除了得天独厚的蔗糖生长环境,夏威夷还拥

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些种植园使用的劳动力主要是当地土著(卡纳卡人)，每月工资6-8美元，如果增加到8-10美元，他们就会找上门来。”^②吐温不禁赞叹，夏威夷“对美国将是一本万利，仅一年的关税就能创造40万美元的价值”^③。利用尺寸、面积、方位、利润等抽象属性，吐温对夏威夷进行了丈量、制图和分类，将鲜活的夏威夷锚定成了具有一定规模、产量、生产工艺的理想的蔗糖种植园开发地。

锚定机制在对陌生事物进行分类的同时也会试图对其命名，“当我们不能向自己和他人对新事物做出评价和描述时，我们就遇到了阻力和分歧。为了克服这一阻力并使一个客体变得相容，我们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它或他放进一个既定的类别中，并用一个熟悉的名字为它或他命名”；“一旦被命名，这个人或物就可以被描述并获得某些特征和倾向性”。^④正是通过为太平洋重新命名，吐温使太平洋具有了美国特征。在驶往夏威夷的商船上，吐温反驳了一个读欧洲探险故事长大的年青人，指出巴尔博亚(Balboa，西班牙探险家)“那昏头昏脑的老混蛋”错用“太平洋”命名了这片汪洋，“用一位女孩的名字命名了这个熟睡的男孩”。^⑤反对女性化命名的同时，吐温用更阳刚的名字为太平洋重新命名，如“狂野”(Wild)和“不羁”(Untamed)，两个名字都带有明显的美国边疆意象。通过重新命名，美国好似代表了一位能唤醒“熟睡的男孩”的父亲，能够赋予太平洋地区土著居民以阳刚之气，将夏威夷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重新命名蕴藏了男性化的美国和女性化的欧洲之间的二元竞争，看似夏威夷是通过美国化摆脱了旧帝国的束缚，实则是将夏威夷视为了一处被动的竞技场，使得夏威夷人民再一次从他们的历史中失去了主人翁地位。

除了锚定，具体化是文学地图作为社会表征发挥作用的另一机制。接续锚定机制，具体化机制“将抽象的、模糊的概念、思想变得具体、形象、‘客观’……使个体在主观感知上似乎是有形的和可以理解的，从而完成了从对新事物认知到个人‘真实’的建构过程”^⑥。在《来信》中，吐温不但将夏威夷绘

制成了美国的新边疆，还俨然是美国南方的海外翻版，将夏威夷诸多方面与美国南方进行对比，使夏威夷在美国人的头脑中变得更加具体和形象。比如在谈及夏威夷蔗糖种植园中的劳动力时，吐温写道：“在这些海岛上，生产和储存方面的花费与路易斯安那州差不多。雇佣一个劳动力的价格是每年100美元——正好是供一个黑奴吃住、穿衣和看病的钱。”^⑦美国南方的种族关系和奴隶制好似在夏威夷再次上演，夏威夷的劳工制度被具体化为了美国南方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使夏威夷变得对美国人来说不再遥远和陌生。

在整个旅程中，吐温不断地将自己对夏威夷的印象与对美国南方的记忆进行比较。当他乘坐帆船在群岛间旅行时，他把躺在甲板上的夏威夷人描述为“像奴隶围栏里的黑人一样拥挤”^⑧；当他读到夏威夷土著诅咒敌人的相关习俗时，又将之与“美国南方的类似迷信”相比较^⑨。在回国后的上百场夏威夷主题演讲中，吐温将自己在夏威夷的所见所闻从当地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剥离出来，不断用美国习语加以改写，从而在美国民众中大受欢迎。通过具体化机制，吐温绘制的夏威夷文学地图“使非相似的思想与现实融为一体，使它成为现实的基本要素”^⑩，使得原本非相似的事物变得相似起来。吐温用美国可见、可感的事物替代想象中的夏威夷，使夏威夷融入了美国现实社会，为之后将夏威夷王国变为美国夏威夷州打下了基础。在《来信》之后以欧洲和中东为目的地的游记作品《傻子出国记》(The Innocents Abroad)中，吐温继续运用了具体化机制，在描述异国风景时以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哈德逊河、国会大厦等著名景物为参照，将异国风景与美国文化联系在一起，“让原本陌生的异国风景在本国读者心中产生了一定的熟悉感，从而更加激起本国读者对本国事物的自豪感”^⑪。比如，在介绍圣彼得大教堂时，吐温提到教堂的大小“等于两个华盛顿国会大厦叠在一起”，教堂里的神龛“还不止尼亚加拉瀑布一半高”。^⑫表面上吐温在介绍异域景致，事实上他利用具体化机制对这些景致进行了拆解和重构，从而符合美国民众对于国家身份的期望与预设。吐温早期

的域外旅行作品始终关注的都是美国。借助锚定和具体化两个概念,我们可以剖析吐温早期游记作品中文学地图发挥作用的机制,从而剥去文学地图的“真实性”外衣并且揭示其社会表征本质。作为社会表征,文学地图不是简单地对地理和社会环境的客观再现,而是权力建构的科学“事实”或“真理”,为社会群体提供可以相互沟通与理解的“常识”,影响个体、社会乃至国家对客观地理环境的认知并发挥建构作用,帮助权力实现扩张。

三、文学地图的建构作用

作为社会表征,文学地图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能够影响国家和国际空间秩序的建立。“领土不先于地图存在,领土也不比地图生命力更持久。如今,地图先于领土存在……地图催生了领土”^⑧,文学地图也可以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现实,是领土赖以生成的模型。吐温的夏威夷文学地图在美国掀起了疯狂的夏威夷热,其中对夏威夷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介绍成为了美国帝国主义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了美国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生长,在建构夏威夷“他者”的同时也建构了美国殖民者自身的民族观念和疆土意识,为美国吞并夏威夷勾画了蓝图。通过分析吐温夏威夷文学地图对美国国家空间扩张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揭示文学地图作为社会表征所具有的建构作用。

《来信》中的文学地图首先发挥着建构“他者”的作用。在后殖民主义视域下,“他者化”(othering)过程即是东方主义者在其思维、想像和言说东方(人)的过程中把自己(西方人)看作是“我们”,而把其思维的对象(东方人)看作是“他们”或“他者”。^⑨然而,这些想像和言说中的“他者”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西方殖民者建构的东方。同样,吐温在《来信》中描写的夏威夷也不是实际上的夏威夷,而是为了迎合美国太平洋扩张倾向而建构的夏威夷“他者”。与许多古代海图上出现的食人族和海怪一样,吐温的夏威夷文学地图上也呈现了各种野蛮景象,比如在遇到一处古老异教徒寺庙的遗址时,吐温写道:这里曾经有数千人被“赤身裸体的、嚎叫嘶吼的野蛮人”所屠杀,“火光照在他们脸上,面目狰狞恐怖”。^⑩这

些海图或者文学地图上出现的怪异形象发挥着共同的作用,即帮助殖民者将这些遥远国度中的人们定义为野蛮的、需要文明拯救的群体,从而使殖民主义扩张变得名正言顺。

在《来信》中,吐温频繁使用“野蛮”这个词语和相关意象,在其后的国内演讲中“野蛮”甚至直接出现在了题目当中,并且成为吐温最为著名的演讲之一,即《三威治岛上我们的野蛮同胞》(*Our Fellow Savages of the Sandwich Islands*)。^⑪当时年轻乐观的吐温深信,必须将夏威夷土著人从“野蛮时代”^⑫中挽救出来。第4封信记录了吐温初抵夏威夷时的情景,当轮船伴随着教堂悦耳的钟声驶过狭窄河道时他写道:“浑厚低沉的钟声传到远方,越过山丘峡谷,而50年前那里还遍布着赤身裸体、粗鲁原始、喧声震天的野蛮人!……看,他们的后代进了教堂!”^⑬悠扬的教堂钟声在吐温脑中激起的却是几十年前夏威夷土著赤身裸体、声嘶力竭的野蛮人形象,此种描述将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鲜明地呈现了出来。这种二元对立在来信中反复出现:夏威夷议会主席如今“着装整洁大方、品德高尚、气质优雅”,然而不久前他曾经“如同婴儿一般赤身裸体,拿着矛枪和棍棒,带领一大群野蛮人与其他的蛮族搏斗,恣意屠杀”。^⑭通过这些追忆和对比,吐温表明,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传播已经为夏威夷带来了初步改变。并且,吐温深信,殖民主义促成的改变对这些“野蛮人”是有益的,“他们都将从这些变化中受益”^⑮。在《赤道环游记》(*Following the Equator*)中,吐温对印度的过去和现在进行了类似的对比:“回忆之前数百万人经受的苦难,对比现在他们享受的保护和人文关怀,人们必须承认,印度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事情是英国在那里建立了霸权。世界上野蛮的土地都将被外来者占有,他们的人民将受到外国统治者的仁慈对待。”^⑯

然而,这些对比难免不让人产生疑虑,“野蛮”和“文明”之间的界限真的如此分明吗?事实上,殖民主义杀戮何尝不是一种野蛮,而帝国凝视之下的“野蛮”本是一种文明。在《来信》的第16封中,吐温把为夏威夷公主卡玛玛鲁(Kamamalu)哀悼的夏威夷民众描写成了野蛮人,“两千五百多土著人蜷缩成一团,

举着火把……这是一个野蛮的场面,一排排贪婪、污秽的面庞,闪露出凶光”^⑤。吐温所言的“野蛮的场面”乃是夏威夷传统的殡葬仪式。夏威夷人相信亡者会经历从世俗世界到冥界的阈限阶段,人们必须通过仪式引导亡灵顺利完成过渡。盛大的葬礼仪式同时也可以让生者宣泄悲伤,是夏威夷人民面对死亡,应对变动,增加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方式。从西方价值观念出发,初到夏威夷的吐温强行为当地的哀悼仪式贴上了“野蛮”的标签。

除了建构“他者”,吐温的夏威夷文学地图还发挥着建构殖民者自身身份的作用。虽然吐温书写《来信》之时美国已经完成了内战的洗礼,但是美国的身份话语还并不明朗,仍旧需要在鲜明的文化对照中建构自身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夏威夷即成为一片美国国民性的历练场。赛义德指出,他者化的目的是要建构一个“文明、先进、高贵的”西方主体。^⑥吐温将夏威夷人建构为“野蛮人”的目的是要凸显美国人是“文明人”,以此来构建美国主体“我们”。美国人从“野蛮”的夏威夷人中区分、辨认出“文明”的“我们”,就像“镜子阶段”的孩子从镜子里辨认出镜子里反映出的“我”一样。将自身定位为文明的同时,吐温还把美国与欧洲列强之间的势力冲突转化为美国与欧洲殖民者的对抗,美国俨然成了夏威夷的拯救者,迎合了美国“明确使命观”“美国例外论”等对自身形象的原初假定。不但进一步建构了美国文明使者和拯救者的主体性,而且使美国人在夏威夷的所作所为变得顺应天理。吐温1869年出版的《傻子出国记》与《来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能够帮助美国民众认识世界并且在其中为自身定位,在与欧洲、中东等他者文化的接触中强化民族身份,确立民族自豪。

不论是对“他者”的建构还是对美国主体性的建构,吐温的夏威夷文学地图最终力图促成的是美国国家空间的重构。美国虽然较英法等国稍晚介入对夏威夷的争夺,但是却后发先至——1959年3月,夏威夷正式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早在1866年吐温就在《来信》中对此进行了预言,“如果把加利福尼亚州的资本家们在七八天内

运到夏威夷,再花上九天或十天把他们运回去,加州就可以让这些海岛装满美国人,重新获得对海岛的控制权”^⑦。“铁路交通地图使国家空间网络视觉化,参与空间秩序生产”^⑧,加利福尼亚至夏威夷蒸汽客船线路的开通为美国压缩太平洋时空提供了可能。随着夏威夷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美国得以进一步加强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某种程度上也催化了国际空间秩序的重构,一个争夺亚太地区霸权的新时代开始了。

虽然吐温后期“从一个帝国主义者转变成了反帝国主义者”^⑨,在美西战争爆发后对“明确使命观”的复杂性和侵略性进行了反思,并于1901年至1910年间担任“美国反帝国主义联盟会”的副主席,但是他在书写《来信》时曾极力主张美国兼并夏威夷的事实无法改变,他绘制的夏威夷文学地图已然成为了美国19世纪社会表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参与了美国民族身份和国家空间的建构。“在1900年的组织法(Organic Act of 1900)中夏威夷成为了美国领土。但是在30年前,这位来自遥远西方的强大作家(吐温)就已经开始促进夏威夷与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了”^⑩。可以说,吐温是美国占领夏威夷的预言者,他的夏威夷文学地图犹如一架引擎,激发了美国人对夏威夷的向往。同众多作家、传教士、商人、政客一起,吐温在认知和话语上为美国真正兼并夏威夷打下了基础。通过分析吐温在《来信》中绘制的文学地图,可以看到其在美国帝国主义发展道路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美国文学地图研究者更肩负着揭露帝国主义殖民扩张隐秘路径的重任。

注释:

①“文学地图”兼有“实体性”与“借喻性”两种类型,可分别归之于“狭义”与“广义”的文学地图。参见梅新林:《论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第163页。

② Katuscia Darici, "To Draw a Map Is to Tell a Story: Interview with Dr. Robert T. Tally Jr. on Geocriticism," *Revista Forma*, Vol. 11, No. 2, 2015, p. 29.

③ 罗伯特·塔利指出,“写作本身可以看作绘制地图的一种形式,或者一种地图绘制行为”。参见 Robert Tally Jr.,

Spati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45。

④ Amy Kaplan, *The Anarchy of Empire in the Making of U. S.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1.

⑤ Amy Kaplan, *The Anarchy of Empire in the Making of U. S.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9.

⑥ 社会表征理论是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元视角下,关注不同社会如何建构、转换社会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心理学范式。该理论集大成于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

⑦ [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管健、高文珺、俞容龄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⑧ Frank Budgen, *James Joyce and the Making of Ulysses, and Other Writ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69.

⑨ 管健:《社会表征理论及其发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93页。

⑩ S. Moscovici, "Notes towards a Descripti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8, No. 3, 2010, p. 211.

⑪ Robert Tally Jr., *Topophilia: Place, Narrativ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27.

⑫ A. Grove Day, Introduction, in A. Grove Day ed.,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 vii.

A. Grove Day, Introduction, in A. Grove Day ed.,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 viii.

⑬ Mark Twain,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 141.

⑭ 19世纪80年代,批判性制图学开始揭示地图绘制具有的话语性和意识形态性,指出传统制图学始终是为利益服务的,与殖民主义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

⑮ [英]杰里米·布莱克:《地图的历史》,张澜译,太原:希望出版社,2006年,第68页。

⑯ Matthew Edney, *Mapping an Empire: 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India, 1765-184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 2.

⑰ Frederick William Lorch, *The Trouble Begins at Eight: Mark Twain's Lecture Tours*,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77.

⑱ Frederick William Lorch, *The Trouble Begins at Eight:*

Mark Twain's Lecture Tours,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78.

⑲ Mark Twain, *Roughing I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p. 65.

⑳ Mark Twain, "Sandwich Islands Lecture," in Paul Fatout ed., *Mark Twain Speaking*,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76, p. 11.

㉑ Graham Huggan, *The Postcolonial Exotic: Marketing the Margins*,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13.

㉒ Amy Kaplan, *The Anarchy of Empire in the Making of U. S.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6.

㉓ Mark Twain,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 238.

㉔ Rob Wilson, *Reimagining the American Pacific: From South Pacific to Bamboo Ridge and Beyond*,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06.

㉕ Māka'ika'i Ke Kōlea, *Travel Writing And The "Imagined Hawai'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2016, p. 44.

㉖ Ana Maria Sanchez-Arce, "Authenticism or the Authority of Authenticity," *Mosaic*, Vol. 40, No. 3, September 2007, p. 141.

㉗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Sarah Harasym e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60.

㉘ [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管健、高文珺、俞容龄译,第47页。

㉙ 安传艳:《地图表征的权力运作机制:建构的知识话语》,《地理研究》2019第8期,第2102页。

㉚ [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管健、高文珺、俞容龄译,第48页。

㉛ [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管健、高文珺、俞容龄译,第49页。

㉜ Mark Twain,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 v.

㉝ [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管健、高文珺、俞容龄译,第51页。

㉞ [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管健、高文珺、俞容龄译,第50页。

㉟ Mark Twain,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 210.

㊱ Mark Twain,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 270.

③③ Mark Twain,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 20.

③④ [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管健、高文珺、俞容龄译,第48页。

④④ Mark Twain,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p. 10-11.

④⑤ 安传艳:《地图表征的权力运作机制:建构的知识话语》,《地理研究》2019年第8期,第2102页。

④⑥ Mark Twain, *Roughing I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p. 260.

④⑦ Mark Twain, *Roughing I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p. 195.

④⑧ Mark Twain, *Roughing I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p. 35.

④⑨ [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管健、高文珺、俞容龄译,第56页。

④⑩ 李璐:《马克·吐温游记中的异国凝视》,《外语研究》2019年第5期,第111页。

④⑪ [美]马克·吐温:《傻子出国记》,陈良廷、徐汝椿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26页。

④⑫ Raymond B. Craib, "Cartography and Power in the Conquest and Creation of New Spai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35, No. 1, 2000, p. 7.

④⑬ 罗世平:《殖民(主义)文学的主体性建构》,《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26页。

⑤⑩ Mark Twain,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p. 53-54.

⑤⑪ 三威治岛是夏威夷群岛的旧称,由库克船长发现夏威夷群岛时以其赞助者三威治伯爵之名命名。

⑤⑫ Mark Twain,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 169.

⑤⑬ Mark Twain,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 26.

⑤⑭ Mark Twain,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 108.

⑤⑮ Mark Twain, *Following the Equator*, NY: Dover, 1989, p. 626.

⑤⑯ Mark Twain, *Following the Equator*, NY: Dover, 1989, p. 625.

⑤⑰ Mark Twain,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 162.

⑤⑱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67页。

⑤⑲ Mark Twain,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 12.

⑤⑳ 刘英:《流动性研究:文学空间研究的新方向》,《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33页。

⑥① Fred Harvey Harrington, "Literary Aspects of American Anti-Imperialism 1898-1902,"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Vol. 10, No. 4, Dec. 1937, p. 651.

⑥② Rob Wilson, *Reimagining the American Pacific: From South Pacific to Bamboo Ridge and Beyond*,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94.

The Literary Map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 in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Hou Jie

Abstract: The metaphorical literary map composed of words is essentially a form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It operates through mechanisms of anchoring and concretization, serving the discourse of power under the guise of constructed "authenticity",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production of spatial order. By analyzing the literary maps depicted by Mark Twain in his early writings when travelling, such as *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 we can peel away this "authenticity" veneer and reveal how literary maps, a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national identity, and state space. Moreover, this analysis uncovers how Twain's literary map of Hawaii laid the discursive foundation for the eventual American occupation and annexation of the Hawaiian Islands.

Key words: literary map; social representation; anchoring; concretization; construction